

青春之笔绘写时代新章

魏东



青春孕育无限希望，青春的艺术也让人期许。在充满活力的重庆，一场汇聚全国青年创作力量、澎湃着创新活力的美术大展——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近日在四川美术馆拉开序幕。482件作品，涵盖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水彩、粉画、漆画、插图、连环画、综合材料绘画九大艺术门类，全面展现着近年来中国青年美术创作的新成就与新特点。

作为集中检阅青年美术创作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盛会，全国青年美展自1957年创办以来，经过68年的沉淀，以鲜明的青春特质和创新精神，形成自身发展逻辑与青春叙

事，成为发现、扶持、凝聚、储备青年美术人才，引领并推动中国青年美术创作发展的主要展示平台。全国青年美展中涌现的罗中立油画《父亲》、王公懿木刻组画《秋瑾》等，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。

面对新的时代浪潮，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创作视野和艺术思考也发生新的变化。漫步展厅，时代气息扑面而来。青年创作者们自觉聚焦国家建设、科技发展、生态文明、乡村全面振兴等时代主题，以艺术之笔描绘社会发展变化、百姓生活日新月异、人民精神风貌昂扬向上的崭新气象。比如，洪方舟《春风尽染十八洞》以中国画特有的灵动笔触，再现了湘西苗寨欣欣向荣、物阜民丰的新风新貌；葛易航《龙江纽带》通过水彩画的清润质感，定格了和谐动车在乡村飞驰的瞬间；樊磊油画《踏风行》（见右下图）通过对形式元素的提炼与归纳，以意象化的形象传递出当代青年的爱国之情、强国之志；杨洲雕塑《巾帼》中女飞行员昂首阔步胜利归来的飒爽英姿，彰显新时代女性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风采。同时，方经纬油画《未来工程师》、王燕中国画《新卫士》等，都展现了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思考。多元主题在画笔下呈现，生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责任担当。

除了对时代命题的关注，青年创作者还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关切、对自我内心的关注。程雅嘉中国画《爱之园》（见左图）以工笔和没骨技法，生动描绘园丁修剪花枝、孩童嬉戏、市民流连花园的美好景象；韩建南中国画《彝裳同心石榴红》、李思学油画《迎亲》等，表现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；黄伟超油画《飞鸟》中仿佛向内凝视的青年、斑驳的墙体以及倏忽掠过的飞鸟等意象，构建起一种精神图景，表达作者对远方的向往。

守正创新一直是美术创作的重要课题，青年创作者不断给出自己的答案。钟伟勇《秋意暖风起》将传统漆艺技法与具有现代感的色彩和图式相结合，营造新的山水意象。张晓帆《卞之琳诗歌插图》以卞之琳诗歌《鱼化石》为灵感，借鉴明清书籍插图的叙事构图手法，力图构建一个可供观者凝视与沉思的诗意图空间。从这些作品中都能够看出青年创作者对历史文脉的自觉传承，对传统哲思的当代视觉转译。

青年最具创新活力。不少创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和实验精神，对多元媒介大胆探索，特别是凸显材料自身的“叙述性”，拓展

着当代美术创作表达的路径。如张玉惠漆画《墨染星辰》通过罩染、堆塑、磨洗等技法，使漆的自然肌理与水墨意蕴般的笔法相融，营造了浩渺星空下静谧的意境。贾巍色粉画《新人类·共生》描绘AI技术生成的肖像，呈现对AI时代“后人类”的想象。这些作品在形式语言以及对材料的深度挖掘中，诠释了“媒介革新正在重塑艺术创作的底层逻辑”。

透过第八届全国青年美展，我们得以窥见中国青年美术的蓬勃生机。这生机源于青年美术工作者对火热生活的真切感受、主体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、勇于创新的艺术自觉。观照时代、观照传统、观照艺术本体，通过不断的持续深耕，青年艺术家终将刻下属于自己璀璨坐标。

（作者为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）



画家走出画室，让身心浸润于自然，笔墨才能与时代共振。我一直钟爱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，其注重从写生中发现美的创作理念和“为祖国河山立传”的艺术理想，深深影响了我。

2006年底，我开始构思“江山万里行”系列，近10年的时间，在对祖国山河的脚步丈量中完成6个章节：“生命颂歌”启中华文明之源，“高山仰止”述儒家文化之根，“云山天籁”通道家文化之智，“空山凝云”悟佛家文化之慧，“峥嵘岁月”壮民族崛起之志，“江山多娇”颂家国山水之美。这些作品将山水画的艺术表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，2015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广受好评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沿着这条大道继续向前的信念。

如果说，之前的“江山万里行”创作是为祖国河山立传，那么从2020年开启的“故园家山”系列创作，就是为生我养我的土地谱写赞歌。5年来，我怀着以“寸草之心”报“三春之晖”的虔诚，深入家乡湖北咸宁6县（市、区）进行田野调查与采风写生，完成百余幅作品。其中82件作品（包括32件大型创作）日前以“故园家山·咸宁放歌”为主题在北京展出。这既是“江山万里行”的第七章，亦是我向故乡交出的答卷。

把目光聚焦乡土，既是文化寻根，也是情感溯源。乡土情结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精神源泉，我的艺术人生亦植根于咸宁这片文化沃土。山水相拥、刚柔并济的生态肌理，底蕴深厚、古今交融的文化质感，都使这片地域景观超越单纯的自然呈现，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场域，这也为我的笔墨转化提供了丰厚基底。我抓取兼具地域标识性与文化普遍性的记忆载体，如通城的黄袍山、药姑山，咸安的潜山与崇阳的隽水，嘉鱼的西梁春光与赤壁的怀古意蕴等，系统梳理各县域人文环境，将历史文脉、红色基因与自然灵性等编织成生动的文化图谱。

山水画的视觉呈现，始终遵循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传统。描绘咸宁山水时，我采用“观物取象”的方式，从自然实景中提炼审美意象，实现笔墨的现代性转化。笔墨转化的关键是“因景赋墨”，即根据咸宁不同景观的特点，对传统笔墨技法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新性运用。比如，我在《大幕杜鹃别样红》中描绘大幕山缓坡时，增加卧笔和散锋皴染，在保留了山脉骨架的同时传递出鄂南山地特有的温润气质；在《黄龙烽火映千秋》中，则以赤色的破墨晕染山峦，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；在《古堰千年 清水流长》《苏东坡念奴娇 赤壁怀古词》等作品中，以“高远”凸显山势之雄，以“深远”表现层峦之幽，再以“平远”拓展视野之阔，形成多视点、多层次的视觉体验……这种笔墨语言的创造性转化，旨在跳脱传统山水画的固定图式，实现自然物象与人文意境的统一。

中国画不是普通的风景画，它所要描述和表达的是一种气象，是自然山水的气象和作者内心的气象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画家的品格比画家的技巧更加重要。山水画中的清新、明快、幽邃、隽永之境，最能体现自然山川灵气。山水之境亦是画家心境的折射，营造意境之美关键在于心要“静”，只有静心才能除尘垢、去浮躁，才能超功利、人高远。

历代画家一直在探寻中国画的语言和精神表达，我亦如此。我将继续行走中华大地，不断丰富“江山万里行”这个主题，用独特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。

（作者为湖北省美术院原院长）

上图为董继宁中国画《牛铃响起的地方》。

打开文化润疆的艺术之窗

韩立群

冬日的严寒挡不住艺术的暖意，近日在新疆美术馆开幕的“丝绸之路——杨晓阳丝路四十年美术创作暨文献展（新疆站）”，吸引不少观众前来打卡，他们或驻足凝视画作，或低声交流感受。今年正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，新疆美术馆面貌焕然一新，名家作品展等接踵而至，为文化润疆打开一扇扇艺术之窗。

徜徉在杨晓阳创作的500余幅佳作之间，我的内心深感震撼。这震撼来自杨晓阳40年笔耕不辍，对“丝绸之路”情有独钟、对新疆大地保有深情厚谊。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大道，更是文化交流之路。随着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深入推进，丝路文化成为艺术家热衷表现的主题。杨晓阳的坚守更加凸显现实意义。在他的作品与丝绸之路的众多连接点中，新疆无疑更为重要——既是他研究丝路的起点，也是他的精神家园。1985年，杨晓阳历时4个月，从西安出发，沿丝绸之路一路骑行至新疆，沿途做了大量的考察、写生和记录工作。自此他与新疆有了不解之缘，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与各民族情谊为其创作提供了不竭滋养。之后的40年，他又陆续对众多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，不断深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，丰富对丝路主题的挖掘与表达。如展览所呈现，其40年的创作成果将古代“丝绸之路”与新时代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巧妙衔接，为我们理解历史、观照当下、展望未来提供了独特的艺术视角。

这震撼亦来自杨晓阳严谨的治艺精神、对艺术语言的不断创新。得益于学术渊源，以及执掌西安美术学院期间倡导的“大美术、大美院、大写意”理念和主持中国国家画院、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工作时的实践积淀，杨晓阳视野开阔、历史意识强烈。他践行“不重复古人、不重复洋人、不重复流行、不重复自己”的原则，敢于突破、勇于创新。此次展览便通过“生活写生”“丹青意蕴”“水墨精神”三大板块，系统呈现了杨晓阳从写实走向写意的探索轨迹。

作为新疆美术馆今年推出的系列名家展之一，该展也是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重点展览。如何以展览推动新疆文化建设、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，新疆美术馆探寻着自己的策展路径。今年，该馆还推出“想去的地方——范迪安风景油画展”“丹心铸魂——吴为山革命历史题材雕塑作品展”“质朴的精神——陈坚纸上作品展”等。这些艺术家，与新疆或有着深厚渊源，或长期关注并助力新疆文化建设。在展览上，他们中的不少人向该馆捐赠了作品。展览与捐赠义举，推动了新疆美术馆事业的发展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对今后文化交流也将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。

作为新疆规模较大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，新疆美术馆坚持“传承经典、聚焦当代、立足本土、面向世界”的定位，精心策划高质量展览，组织丰富的公共教育活动，积极开展国际交流，多角度呈现新疆风采、推动本地艺术发展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国际的重要桥梁。同时，将文化送往基层，利用新技术加强线上美术馆建设等，让更多的受众人馆看展，不断提升新疆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、认同感、幸福感。

时代发展日新月异，新疆与外界的联通更加紧密。以绘画为载体，打开人们认识新疆、描绘新疆、拥抱新疆的通道，正在为新疆文化建设和发展注入蓬勃活力。



▲版画《时代变奏曲》，作者谢钧。



本版邮箱：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徐红梅 吴艳丽
题图设计：蔡华伟

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，尤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和花鸟画为典型。它们观照和呈现物象、创造和表达心象的方式，直接反映出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，形塑着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，不仅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，也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助力。

生态审美的根基在于对自然之美的充分体认。自然生灵，千姿百态。历代画家以自然为师，注重观察自然，体味自然造化之“道”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描绘眼中、心中的山川草木。单是四时节律，在山水画中便变幻出千般模样。比如，天是“春晃，夏苍，秋净，冬黯”，山是“春山澹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水是“春水微碧，夏水微绿，秋水微清，冬水微淡”，云是“春山之云明媚，秋山之云洁净，夏山之云蒸蔚，冬山之云寒凝”。对花鸟的表现，画家也做到细致入微，常笔笼草虫近距离审视，以求真实生动，又担心环境改变影响其自然神态和动作，再将其放生认真观察，以求形全神足。像黄氏父子的《写生珍禽图》《山鹧棘雀图》、崔白《双喜图》等名作，每一笔线条，每一种颜色，都使翎毛鳞趾、花草树木栩栩如生，自然本性纤毫毕现。

我国生态美学专家曾繁仁先生在解释“生生之谓易”时认为，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和生长发展乃是中国特有的生态审美智慧。这种生态审美智慧在中国画中，体现为对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。“气韵”是生命的韵律，“发于生

意，得之自然”。例如，花鸟画直接表现生命个体，在形似之上求气韵，最忌只表现花鸟的羽毛、色泽等表象特征，而没有打动人，产生鸟儿飞舞鸣叫、花儿绽放溢香的深层联想。花鸟画创作的一切艺术要素都聚焦于生命，画家们全神贯注于用画艺来展露花鸟鱼虫、瓜果草木的蓬勃生机，追寻深藏于天地生命中的活意。山水画则不同，面对山水云石需要在形似之外求气韵。山水画的气韵有着更多的精神内涵，一方面古人认为自然万物跟人一样都是有生命

的；另一方面山水作为人们观照的对象，投射了人的文化情怀和精神追求。所以在刻画山水时，画家并非描绘静止的地质形态，而是表现自然万物在“气”的作用下的生命状态，并在与山水自然互动中实现“天人合一”的审美理想。

生态审美的突出特性还体现为生命的关联性，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。在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中，画家的使命是以自身生命经验去体悟自然生机，从而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。这些形象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，透露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，这是传统中国画不同于其他审美模式的关键所在。

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无疑是标示人与自然

和谐共生的典范。首先，它们把自然生物变成了生活中可触可感的可亲之物，使之成为人们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。宋代理学家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里言，花鸟画家常有“落笔之际，不知我之为草虫耶，草虫之为我耶”那种庄周梦蝶般的创作体验，实际就是物我相融、神韵合一的生态审美境界。郭熙倡导的“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游者，有可居者”亦是同理。其次，它们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传统山水画中常以人物点缀，不“空作画观”，那舟中的渔者、山间的行人抑或松下的童子，他们所代表的绝不是哪个个体的人，而是以人之整体的面目出现于山水画面之上，揭示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及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。而花鸟画之所以如此强调生机生意，也正在于秉持“天地万物，本吾一体”的理念，把万物视作平等的存在，在它们的生命之美中能发现和感受自身的生命之美，最终实现物我生命的合一。

显而易见，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反映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，与当下强调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”不谋而合。深入研究并继承中国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的生态审美智慧，会为推动这一发展趋势注入充足能量。

（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中国书画研究所所长）

坚守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

安佰鸿

的；另一方面山水作为人们观照的对象，投射了人的文化情怀和精神追求。所以在刻画山水时，画家并非描绘静止的地质形态，而是表现自然万物在“气”的作用下的生命状态，并在与山水自然互动中实现“天人合一”的审美理想。

生态审美的突出特性还体现为生命的关联性，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。在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中，画家的使命是以自身生命经验去体悟自然生机，从而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。这些形象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，透露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，这是传统中国画不同于其他审美模式的关键所在。

传统山水画、花鸟画无疑是标示人与自然

艺坛走笔